

里根和里根总统

〔美〕赫德里克·史密斯 亚当·克莱默等著

潘东文 季珮丽 译

马清槐 陈 亮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82年·北京

**REAGAN THE MAN,
THE PRESIDENT**

by

H. Smith, A. Clymer, L. Silk,

R. Lindsey, R. Burt

根据英国帕加蒙出版社 1981 年 1 月版译出

里根和里根总统

〔美〕赫德里克·史密斯 亚当·克莱默等著

潘东文 季佩丽 译

马清槐 陈 亮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3017·141

1982 年 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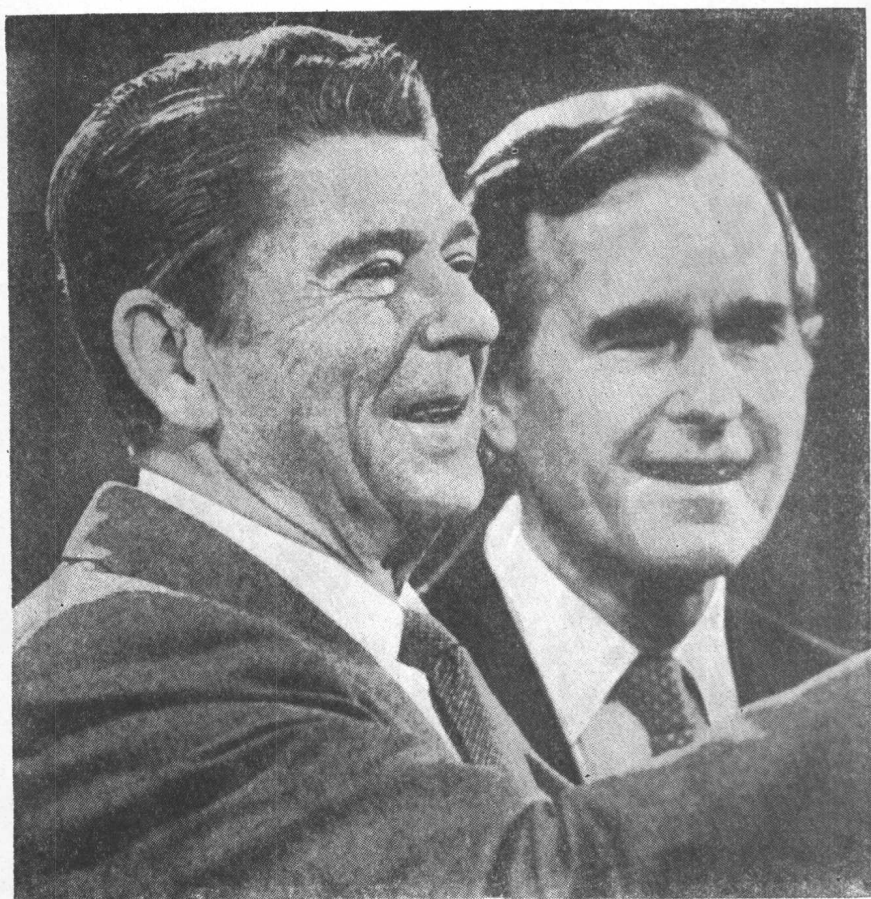
1982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48 千

印数 1—22,300 册

印张 6 1/4 插页 1

定价：0.85 元



里根总统和布什副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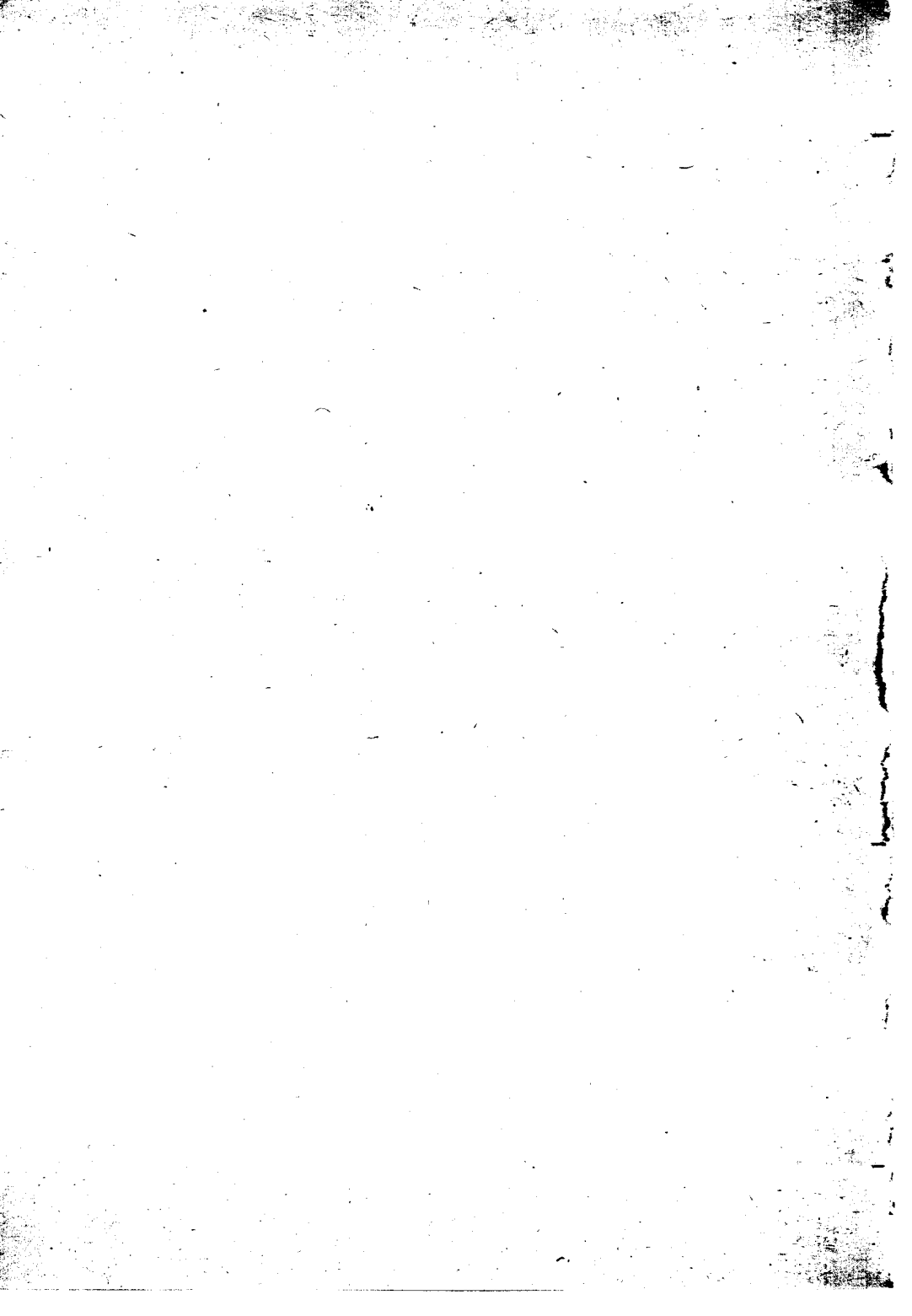
里根总统和第一夫人南希

出版说明

这是一本介绍美国现任总统的新著，于今年一月二十日里根就任总统职务前出版。本书由美国《纽约时报》的五位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亚当·克莱默、罗伯特·林赛、伦纳德·西尔克、理查德·伯特分章合写而成。从里根的出生写至他1980年竞选总统获胜，着重介绍和分析了里根在总统任内可能采取的内政外交政策及其利弊得失，以及里根的性格特征等。本书还简要地介绍了里根总统的内阁成员。我们相信，本书的翻译出版，将有助于中国读者增进对美国现任总统及其政策的了解。

目 录

引言 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机会·····	赫德里克·史密斯 (3)
一 一颗明星诞生了·····	亚当·克莱默 (9)
二 创造角色·····	罗伯特·林赛 (23)
三 加利福尼亚预演·····	罗伯特·林赛 (37)
四 依靠供应学派·····	伦纳德·西尔克 (52)
五 自由贸易主义者·····	伦纳德·西尔克 (70)
六 武器与人·····	理查德·伯特 (81)
七 里根的世界·····	赫德里克·史密斯 (92)
八 最后的竞选·····	亚当·克莱默 (123)
九 里根先生去华盛顿·····	赫德里克·史密斯 (144)
简 历·····	(182)
附 录·····	(184)



引言 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机会

赫德里克·史密斯

我们已处在美国政治历史上一个令人眼花缭乱、极不寻常的时刻。一个大半生从事另一种职业的六十九岁的人当上了总统，赢得了领导一场政治革命的机会。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这是一场保守的政治改革，其目的是要在本世纪剩下的时间里改变政府在美国生活中的作用，也许还要重新规定国家的政治面貌。

这是因为罗纳德·威尔逊·里根是一位致力于某种理想的斗士，他是富兰克林·罗斯福 1932 年战胜赫伯特·胡佛并发动一场由政府采取积极行动政策的真正革命，以及民主党占据优势几乎达五十年之久以后、第一个入主白宫的传教士式的保守派。现在来了另一位改革者，他鼓吹政府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只能解决问题的一部分；他保证要开创一个在不那么依赖政府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复兴的时代，并象罗斯福那样不顾全国的冷讽热嘲和失望情绪而表现出同样洋洋得意和喜形于色的自信心。

需要解决的问题成堆。罗纳德·里根是在公众信任的泉源几乎枯竭，全国上下显然都向往着美国重新掌握它自己命运的时刻就职的。十年前，越南战争造成的似乎无穷无尽的巨大痛苦削弱了国家的力量和民众的士气，给人们留下一一种铸成大错的沉重感觉。伊朗扣押美国入质的行动加剧了国耻的痛苦。五十二名人质——伊朗那种拜占庭帝国式的内部斗争的抵押品——隐隐约约地体现了美国一时难以忘怀的无可奈何的心情。去年 8 月，人们所吹嘘的美国技术在伊朗沙漠中遭到失败，使营救人质的尝试流

产,这时美国的民族自豪感也开始发生动摇了。

在国内,国家的经济病根看来已经使思想家们智穷力尽,无法适当地作出诊断,也不是政策制定人所能医治的。以前三位总统都曾鼓起勇气,去同通货膨胀和失业这只双头巨兽进行斗争,但到头来都被那猛兽吞噬了。美国逐渐陈旧的工业常常输给外国竞争者。对进口石油的日益依赖程度一再提醒人们,这个国家一度显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是有限的,它在外国的力量面前是脆弱的。美国人可以嘲笑阿亚图拉,嘲笑别人在底特律的失业人数增长的时候却去购买日本索尼牌电视机和丰田牌汽车,或者嘲笑外国人买下美国的银行和中西部的富饶耕地,但这种嘲笑是软弱无力的。

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以后,总统的权力削弱了。水门事件损害了公众对政治和政治活动家的信任。国会的咄咄逼人与外国的咄咄逼人不相上下。由于民主党控制了国会,共和党控制了白宫,在过去的十二年当中,政府有八年时间处处受制。在吉米·卡特时代,即使国会和政府都掌握在民主党手里,权力仍然极为分散,有特殊利害关系的势力由于他们一味阻挠议案通过,日子过得特别愉快,这是因为体制本身缺少一个团结一致、目标明确、纪律严明的执政党来指明方向。吉米·卡特有志成为一个干劲十足的总统,但结果证明他是个没有经验、缺乏政治手腕、摇摆不定的领导人,以致在施政上无法形成一种联合各派力量为具体目标而奋斗的局面。七十年代要求实现宏图大略,但是不计其数的平庸措施使人想起十九世纪的总统扎卡里·泰勒、米勒德·菲尔莫尔、富兰克林·皮尔斯和詹姆斯·布坎南的政绩。

目前,里根的班子怀着对新当选总统的特有的乐观情绪,宣称他们有能力克服国家的混乱局面,确立一种崭新的、积极的方针。由于共和党在参议院获得出乎意外的多数,在众议院得到三十三

个新席位,以及里根本人在选举中获得一面倒的胜利,共和党人就得到授权,可以大胆地试验一下保守政策——大幅度减税,加强防务,真正降低联邦政府控制的办法,减少环境保护对能源生产的限制,缩减政府的规模,以及大张旗鼓地恢复企业的自由经营的活力。

党的领导人,如全国委员会主席比尔·布罗克等,终于认为他们看出民主党的时代已告结束,觉得有可能实行一次根本的政治改组,使共和党在今后的许多年内成为美国占统治地位的党。他们为西部传统的共和党基地,以及白人新教徒农场主、小企业家和富裕的郊区居民,带来了政府对不满的南部人、天主教徒、犹太人和少数民族城市蓝领工人组成的大批新加入的力量。右翼分子在国会山满怀信心地谈论保守潮流已经冲走了南达科他州参议员乔治·麦戈文、爱达荷州的弗兰克·丘奇、衣阿华州的约翰·卡尔弗和印第安纳州的伯奇·贝赫等著名的民主党自由派,以及国会中维护政府行动主义和自由国际主义的人士。股票市场已经欢快地沸腾起来。

可是,人们的怀疑依然存在。从前,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于1952年在民主党统治了二十年以后当上总统的时候,共和党人认为他们已经推翻了罗斯福的强有力的新政同盟,正在开创一个新的政治时期。后来在1968年,理查德·尼克松认为他的当选标志着共和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但是,这两件事都没有越过政治分水岭。后来,民主党人和他们的政策又东山再起,国家由于没有渡过具有历史意义的难关,还是一团糟。

现在,尽管共和党有力量打了新的胜仗,但是,1980年的选举似乎并不是什么不可逆转的思想潮流,而是广大群众用投票发泄其对现状不满的表现,是选民们对在职总统失望情绪的爆发,如果四年以后共和党人不能使选民们满意,那种情绪也同样可能会对

他们爆发出来。共和党主席比尔·布罗克说：“我们已经把建立一个新的联盟的组成部分凑合在一起。这种联盟能否巩固，就要看我们执政期间的成绩如何。我们必须抱着某种迫切感行动起来，解决人们投票时希望解决的问题——失业和通货膨胀。”

里根在 11 月取得这种程度的胜利，无疑将使新国会变得比较顺从一些，但是他们不会压制反对派。在共和党占绝对优势的胜利下得以存在下来的一位自由派民主党人、科罗拉多州参议员加里·哈特，就经济政策问题对新领导人表示了十分明显的怀疑。哈特说：“我给里根政府大约十八至二十四个月的时间来证明，它也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由于共和党控制了参议院，里根可能是赢得太多了。他的失败不能归咎于民主党人，而共和党人大概也不会一下子就抛弃反对派唱反调的习惯。他们可能不习惯于承担治理国家的责任，以致不能团结大家齐心协力地实现里根的宏伟计划。新总统可能会发现他的主要目标将陷于稳健派、自由派以及右翼分子的交叉火力下，因为稳健派和自由派反对他强调防务和削减预算，而右翼分子则打算把议题转到诸如人工流产和学校祈祷会等问题上去。

里根由于宣扬了信心十足的政纲，已经唤起人们极大的期望。他规定了一套他自己势必难以达到的标准。他对选民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们将连续三年减少纳税；他的计划将使人们重新得到工作；全国将再次得到充足的能源、平衡的预算、较少的行政管理、加强的防务——所有这些无需美国人民作出牺牲。

他的重大努力需要时间。然而公众是没有耐心等待的，他将很快遇到对他的领导地位的第一批严峻考验。

四年前，吉米·卡特在执政的头一百天内就播下了若干重大失败和令人失望的种子。他象门外汉那样治理国家，没有立即和

国会里的民主党人组成治国同盟，而是触怒了国会——此后一直没有真正恢复国会对他的支持——因为他说教似地坚持要及早反对有势力的国会议员认为必须保护的水利工程项目。他忽略了有可能引起人们对他的朋友伯特·兰斯提出的人选是否妥当的问题，后来兰斯被迫辞职，损害了他自己高尚的道德观念的信誉。他着手实行的经济政策为通货膨胀火上加油，最后使他在政治上遭到毁灭。他企图在同俄国人的军备谈判中突然改变方向，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最终起了推迟达成武器协定的作用，错过了参议院本来可能会接受这项协定的时机。他在扩大总统影响的方面做得太过分，失去了领导人的气魄。

新政府的头一百天对里根也将是个考验，它们将给人们提供重要的线索，以了解他的目标是否稳妥，手腕是否灵活，意志是否坚决，判断是否正确，态度是否沉着，政治感觉是否敏锐。

例如，他会不会把手伸给民主党人和共和党稳健派以扩大他的治国同盟，还是觉得非忠于本党的右翼分子不可？他会不会从实用主义出发降低他以前发表的声明和计划的调子，还是坚持他前几年的大部分强硬路线的言论？他是否会象卡特那样过多地向国会表示他最初的热情，从而混淆了他自己的主要目标？新的右翼分子是否会把他诱进关于学校祈祷会、死刑和人工流产等问题的令人精疲力竭的小争论中去，使他不能集中精力处理总统应当优先考虑的经济和外交政策问题？俄国人的强硬态度或者他自己早些时候的刺耳言论是否会使武器控制谈判归于失败？他是否会猝不及防地被拖进国外地区性的冲突中去？他是否能设想并推行一项有效的反通货膨胀计划，并得到公众对这项计划的信任？

总之，既然里根已经赢得机会来证明保守主义能够发挥作用，他将提供什么样的领导呢？他是否能够在今后四年里充分提高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和民族自尊心，以致在1984年竞选总统的时候，

任何民主党人都不敢向选民们提出里根曾经赖以有效地攻击卡特总统的问题：“你们今天的景况是否比四年前宽裕一些？”

里根现在需要作出特殊努力来解决的，是确保下一次有人认真提出这个问题时，他能够给予肯定的答复。

一 一颗明星诞生了

亚当·克莱默

罗纳德·里根于1964年10月27日发表了半小时的电视演说,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从而踏上了全国的政治舞台。这次演说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和评论。这是远在报纸认真地报道电视节目在政治活动中所起作用之前发生的事,《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都没有提到这次演说。白修德在其《1964年总统的产生》一书中也未提及。大家都没有加以重视,这也许并不奇怪,因为在那一年的政治活动中发表演说是不管用的。这篇演说丝毫没有能够帮助戈德华特避免竞选的惨败。戈德华特的这场惨败使他那些思想上的盟友多年来一直处于守势。

但是,1964年有二千七百一十七万八千一百八十八个美国人投票拥护巴里·戈德华特,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电视上听到了里根的演说,并看到他的表情。他的讲话明确地表达了和重新唤起了人们因戈德华特即将遭到的失败而幻灭的希望。因此,他们在一周以后大选的那一天不是陷于绝望,而是坚决不退出许多人仅仅为了帮助戈德华特才参加的那场政治活动。十二年和十六年以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如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黛安娜·埃文斯)经管了里根竞选总统总部的事务。他们告诉记者说,他们同里根站在一起,是因为“他说的都是常理”。对埃文斯以及对千百万其他的人来说,里根1964年演说的政治影响等于他在影片里最著名的镜头所产生的影响,那时他扮演一个病危的足球明星乔治·吉普,临死前对教练克努特·罗克尼说:“罗克,一旦球队面临很大的

困难，形势的突然变化使伙伴们受到精神打击的时候，请你要求他们竭尽全力参加比赛，为吉普球队赢它那么一场。我不知道那时候我将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会知道比赛的情形。我会感到高兴的。”有朝一日他们将准备赢它那么一场，不是为了吉普球队和圣母玛利亚，而是为了里根和共和党人。

1964年的演说本身既没有赞扬戈德华特，也没有谴责林登·约翰逊总统，而是为保守派的事业辩护。里根的听众在以后1980年的竞选运动中将听到同那演说一样的话语，“一个政府机构是我们在这尘世将要看到的最接近于永生的东西。”他那演说里不时地列举一些官僚政治的愚蠢行为的例子，比如这样一段描述：“现在有二百五十万联邦雇员。谁也不知道他们都在干些什么。有位众议员发现他们当中某一个人在干什么。这个人坐在华盛顿的一张办公桌后面。每天上午有一些文件送到他跟前。他阅读文件，签了字，然后把它们转送到有关机构。有一天，一份不该由他过目的文件送来了，不过他还是看了，照样签了字，把它转走。二十四小时以后这份文件又回到他的办公桌上来了，附有一张条子，上面写道，‘这份文件不该由你签阅。请涂掉你的签名，并在涂抹处签上你的名字。’”

这种爱谈奇闻轶事的作风在宴会席上和各地竞选演说台上都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尽管记者们常常要进行工作，证明所举的例子是虚构的，就象他们多次驳斥了里根所提供的统计数字那样。这是里根能使问题看来相当简单的一种本领的最重要的部分。

然而，这次演说的最大力量在于其鼓舞人心的语调。他把保守派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同国际上和共产主义的竞争等同起来。他说，在国内，“大炮在这场战争中沉寂无声，然而，当那些应当成为勇士的人宁可保持中立的时候，边疆就沦陷了”。

他接着说：“不久以前，我的两位朋友同一个古巴难民谈过话。他是从卡斯特罗那儿逃出来的一个商人。在他叙述可怕经历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对另一位说，‘我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这个古巴人停止了他的谈话，说道，‘你们是身在福中吗？我总算有地方可以投奔了。’那一句话道出了全部内情。如果这里失去自由，那就走投无路了。”

在演说的头二十七分钟里，他只是稍为谈到一些对外政策，却罗列了联邦政府在内政方面的缺点，从田纳西水利管理局讲到社会保险和联邦住房兴建计划，又讲到税收政策，然后他对听众说：“你们和我是共呼吸同命运的。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孩子们保全地球上人类的这最后一点最美好的希望，我们也能够叫他们迈出坠入千年黑暗深渊的第一步。如果我们失败了，至少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在谈论我们的时候，说我们没有在这里白白度过我们的短暂时刻。我们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

然而，如果说这次演说显示了里根能够把多大的力量带进他的政治历程，它也暴露了一些弱点。事实上，戈德华特的一些竞选负责人曾经力图不让他在全国电视节目中发表演说，尽管早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几次演说筹集到了大量资金。他们反对的是演说中关于社会保险问题的一段话，这段话揭了戈德华特竞选运动的一个已经感到痛苦的伤疤。他就社会保险制度在财政上的牢固地位吐露了令人完全可以接受的怨言，但是他接着问道：“难道我们不能采取自愿的原则，让那些有力量为自己更好地预作准备的人去这样做吗？顺便提一下，我们也不妨让参加社会保险的人提出他们自己的受益人的名单，而按照目前的办法他们是不能这样做的。这些并不是什么无法解决的问题。”这番话在他1980年竞选时却被别人用作反对他的论据了。

在政治上坚持鼓吹一些已经失败的主张的同样顽固态度，在

1980年的夏天显得非常引人注目，当时里根在台湾问题（即使有过这样的问题，在他提出来并作出自己的判断之前，也已经是被人忘怀的问题了）上不愿认输，不愿在这个岛屿的地位问题（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上让步。他在政界的一位最老的朋友谈到这个问题时回忆说，里根养过一条狗，取名萨姆，不管它有多少次跑到他跟前哀鸣着要把扎进它鼻子的豪猪刺拔掉，还是无法把它训练得不去追猎豪猪。这位朋友说，一旦里根在某个问题上拿定了主意——如1964年的社会保险问题或1980年的台湾问题——“他就固执得要命”，象萨姆一样，“老是用鼻子去嗅豪猪的足迹”。

戈德华特的助手们，甚至这位参议员本人，都未能劝阻里根发表这次演说，竞选活动的电视小组两次播放了演说实况，筹得资金大约一百万美元。不过谁也不知道筹得的确切总额是多少。据当年戈德华特的一位重要的工作人员克利夫顿·怀特说，这是因为“我让人通知我去拿复制片，在当地播映。在丹佛播映了三、四次”。在当地每播映一次，就又筹集了一笔钱。

里根曾摒弃竞选公职的机会，这种机会最初是民主党人在四十年代提供的，后来他的新党（实际上他是1962年转党的）于1962和1964年也提供过。里根明确表示，他希望在共和党的政治活动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他在大选后的第二天开始活动，抨击那些背弃戈德华特的共和党人，并以赞许的口吻引用了这位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的话：“你们不可能既在选举中获胜，又同你们自己的党进行斗争。”不过，这个评论同一星期以后里根对洛杉矶青年共和党人所说的话相比，还算是温和的。他说：“我们不打算在战斗刚刚结束的时候把共和党交给叛徒。”他嘲笑非戈德华特派的共和党人说：“我们不再要那些决心和我们的反对派同流合污，抱定同样社会主义目标的人做候选人了。”

他的一些朋友认为他们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寻找对社会主义目